

卷六百八十一

六百九十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書十五

文章下

答進士梁載言書一首

與元九書一首

與劉蘇州書一首

答莊克書一首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一首

與崔學士書一首

與李生論詩書一首

答進士梁

集本文粹
並作王

載言書

李翱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果

集本

可及

集本文粹
並作刀

粹

陳詞屈憲先我以

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弃于

集作

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

文粹

則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

若來陳雖道德備具

文粹作道
備德具

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翺者多

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不所望博大而深究者耶雖然意盛

文粹

意作盛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

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進德集作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

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

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知與不材集作才

賢不肖分矣此聞之于集作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

夫婦明長幼接集本文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河集本文粹

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集本文粹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

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

未嘗有詩集有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集有也其讀易也如未嘗

有書集有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集有也故義深則義

遠意遠則理辨則氣厚集作直氣厚集作直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

山有恒華嵩衡馬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

濟淮河江馬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其淺深文粹有色黃白

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馬其同者集作也飽於腹文粹也其味鹹

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火歸也天下之

語文章有六說焉其上文粹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寄險而已其

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于集作於時者則曰文章

必當對其病于是集作於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

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

偏蜀本作滯而不流不集作未識文章之所生集作主也義不必深

不主蜀本作於理言不必信不在於教勸文粹義不主集作於而

詞句恠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

者而辭章不能工集有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

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

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遺閱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文粹作疾非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多桑者集作柘閑閑多

行與子旋多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

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

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集作鬼谷子三字荀况韓

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

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且

集作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集有一特而不

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而集作之不遠子貢

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

曰林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壯

曰莞爾則論語之矣言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

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鞞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

之與前文何異以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

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

言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

不知集作循其禮古之人集作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蜀本作差列於經

傳皆不可詳引文粹作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

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字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

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集有嬰字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

道四馬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

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是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文粹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與元九書

白居易

某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枉贈答詩集作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序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既愛足下詩

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意

摠爲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一作容隙或欲

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一本有罷者數四

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

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

面會一作心所蓄者便欲快言徃徃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

而憤排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留意

爲僕集作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

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

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

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飛集作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

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集作五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道才人情乃至於諛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利矣國風變為騷詞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徬徨柳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為喻諷君子小人則

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

義始缺矣曹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

泉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

例者百無一二集有馬字于時六義窳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

過朝風雪弄一作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

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雪也雨雪霏

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草

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放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

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

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朝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

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

感遇詩三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集有世字稱李

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濠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向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如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食集作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瞖瞖然如飛蠅

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

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

為集作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交如足下輩見皆

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

每與人言多論集作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

時而著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

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

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禪補時關而難於指言者輒詠諷之欲

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以酬恩將大塞言責下

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

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

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馬乃至骨肉妻奴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一無此字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之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群居之懽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

衆耳足

集作跡

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

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曰者又聞親友間說禮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忝然自愧不之言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六道通州曰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作過漢南曰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人詠僕詩者此誠雕篆集作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作重在此耳雖然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

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逃窮理固
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捨遺而逃剝至死李
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
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
今雖謫佐遠群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
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
哉僕數月來檢討囊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捨
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
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
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
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
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二韻至百韻者

集作自一百
韻至西韻者

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一

集作

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

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
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
龍爲風鵬敦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
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
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
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詮次之間
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貴耳賤
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
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雜閑淡自成一家之體

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
後然人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
下耳時之所重僕之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淡
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
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
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
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集作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
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豔小律不雜他篇自皇
子改歸昭國里迭吟連唱不絕聲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
知我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
朝接夕不自知其若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
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之過

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
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
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拾八古樂府李二
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
之號曰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忻喜
以爲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又繼行心僕期索
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嘆息矣又僕常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
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又自惑必待交友有
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
與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
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
何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倒集作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

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終歲集作歲鮮懽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
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
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與劉蘇州書

前人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
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
與抔會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為留聽僕
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篇集作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
上下鮮事具集去年冬夢得田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
冰雪寒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稅駕
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
得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滿集作盈篋誠知醜老集作醜冗長為

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
頤哉嗟呼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償
集作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
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此唱集作唱和中得之他人
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
卷題此卷為下遷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大和六
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頃首

答莊克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
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
者高下圓折步驟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襲隨湯武騰天潛
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統集作統前

捧後是言

文粹作詞

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

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

文愈鄙是意能遣詞詞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

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

文粹作文非

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之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

歆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

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

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

集作來已

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

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

醬孰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况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歆序

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歎到勉之而已某

再拜

謝西川白相寄賜新詩書

薛逢

某啓伏蒙仁恩猥垂下顧兼賜新詩二十首而風長跪齊思探

玄如畏途咀冰苦旱苗蒙澤瑩心冷骨潤葉滋莖曠無津涯杳

邈

集作先

顧視秋日懸而氛昏息雅音作而聾曠醒輒歆再噴幽

玄重開戶鏞旁窺涉級漸冀升堂從循夫子之牆未夢江生之

筆今則緘之瑞錦貯以盤囊不獨榮赴闕庭鼓萬有而鑪冶重

開序羣倫而權衡再設使鄭衛不作咸韶更張吹噓而寒谷春

生霑灑而姑芟萌動天下幸甚某此時或希匠化獲序序宗尋

願承舟楫之功得出風波之路嗟歎不足繼之詠歌謹錄長句

七言詩一首獻上塵黷尊嚴惶恐無狀

與崔學士書

前人

賢弟過岐山賦謁讓帝陵二篇自三兩復莫究津涯煥乎與日月齊明洵乎與江海爭大苞若天地速如鬼神迎之不見其前隨之莫覩其後波瀾之外微勸在焉崛起當今峭若嵩華是以謂之文矣歎之不足繼之詠誨霜霧與懷未即拜賜謹先奉狀代申誠疑不宣謹狀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領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醢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為文粹齏非不醢也止於醢而已文粹華之人文粹有所乏耳彼江嶺之文粹飢而遽輟者知其醢酸之外醇美文粹有所乏耳彼江嶺之文粹人外一作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滄蓄淵唐諱雅皆在其間矣然直署集本文粹所得以格自竒前輩編文粹

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

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闈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

大抵附於蹇文粹澁方可致文粹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

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集

嘗自負既久而逾集作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

短文粹水輕着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

又雨微吟足思花落無慘英華無自人又夜短猿悲滅風

和鵲喜靈此二句集本文粹並得於山中則有坡煖冬生笋松

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朝

聲暝煙和楚色秋集本文粹並作戍鼓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

深船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

驂騮思故第鸚鵡失往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

宮則有葦聲華

集作花

院閉幡影石壇

集作壇

幽得於夏景則有地

涼清鶴夢林靜蕭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禽響木

魚又鮮吟僧亦俗愛舞鶴終早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鷄聲美微

風蝶影繁

一作還集本文粹並無此二句

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

上句云綠樹連

村暗黃花入麥稀

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

則有孤螢入空巢

集本文粹並作出荒也

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

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度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

訶也又

又文字粹無

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

得劔更勝

集作乍如

添健僕亡書渾

集作又

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

漲蒲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

上句云涯小欄高檻別人家

又殷勤元日日歎午又明年

上句云甲子今重數

更至此美羊無

亦

不句於一槩也且

集作蓋絕句之作本

於詣極俾終古不能扣我耳

八字集作此所以神而自神也豈易哉今

足

下之詩特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工

文粹即知味外之旨

矣勉哉

文粹作旃

司空表聖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一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書十六

邊防上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一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一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一首

與真陽侯與王太尉僧辨書一首

重與僧辨書一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近者數
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即是高祖武皇帝之孫
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賦

勃不涯踈戚希慕帝圖信是奸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於醜
逆虜馬四飲於江沱杜稷阡危鑿與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
兵高視赳赳坐觀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畫凶圖更
謀神鼎且其兵馬之任資於長昆方牧之難由於承聖操兄戈
而斬姪籍國寵而弑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遣大都
督歐陽頎通鑑作頎口城主傳恭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吾奉承
朝筭指畫戎畧樊勝耿賈勳力爭驅天地靈祇水陸開道獲傳
恭不勞於一箭擒歐陽無待於尺兵偽黨皆俘連城盡技所收
軍資不可稱筭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迴戈仍
梟兇豎一夫赴劔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
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為懷今王道平
夷理增權抃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

簿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玄否朝禍荐臻東夏
崩騰西京蕩覆身誰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靡有寧歲一還
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始則杜龕元惡張彪不恭
據有秦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掩觸向平夷判臣任鈞徐嗣徽等
屢引齊虜前年未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戎賴貔豺驍力
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
許匹甲士二千餘萬胡塵飛於北闕虜鼓震於南宮躬率偏裨
聊與挑戰虜便土崩瓦解投險赴坑大小皆擒鯨鯢盡戮三江
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都督蕭軌裴英起
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
頻取準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驚欣華夷悌懼一作
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書可以雷行趙魏電

掃出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慕而侯填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即平
北賊仍事南討肉袒百縛歸首闕庭即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
不貶位遇兼常令所擒歐陽頴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
馬處以勞祿垣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平清晏君之
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綠王事遊踐貴鄉日相山川依然舊識吾
旣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
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
由一作但以清企令者王猷常戴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
格投竿負鼎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
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官門中子弟望遺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
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郵令遺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韓白

武皇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前人

藉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霖霖增勞辱此月九日告深慰

情佇方秋尚熟體中何如戎帳難辛無乃為弊吾以庸薄謬膺

台鉉旣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一作以皇齊

大德世紹和風方籍威靈庶平讎耻提携小國願預蕃臣還詔

哀務許垂容納奉勅須質便遺入朝部下諸將哀吾誠節一兒

一弟無所遺悵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燕相諸子及湛海珍

等並依勅旨馳遺渡江主上又遺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

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為盟誓而蕭執等決信叛亡苟相陵

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旣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又相對俱有損

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旦置兵之地溝澗且多退軍之時投赴

相積近遣張都來此具是行人所見但廣陵建業纔隔一江戰

場去岸不盈五里軍人退散理反卿家緣岸村人復有舟楫且

蘆箛箠箠竟浦浮江千百為群前後相繼吾已勒兵案甲不聽
討捕若無恐懼並應安達假使在此死不可更生至彼而但差
非吾過如其枉理必是與軍見伐於有道之人加兵於無罪之
國若使王師如此又使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怨語寧
容相枯辱告承上黨殿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右師出無名此
是何義小之事大差無違禮彼之陵我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
馬無遺翻見怨尤一作何理若使鬼神有知寧可斯皆鬼神無
知何用盟軟去歲柳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九陽三子纔降連
冬天大雪黃袍盡沒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兼加之以疾疫
蕭裴既退雲霧便除從爾以未稍成炎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
相承天道而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如鬪艦舟師証有
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為明鏡昔晉侯不能

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為騁力揚州卑濕厥土

塗泥如遇秋霜杏同江漢假令蚩尤重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
陵波躡胡靴而湔水終難逞効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其百萬

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乂安
人不識於干戈時無聞於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

中危實由忘戰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於韓彭童兒
不殊於衛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槩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

艦槩日一作陵雲叱咤而起風雷吹噓如倒山岳侯車騎三字

停車駐馬非國家重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塵時虧表疏王途既泰

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守龍驤於賁海王儀同虎
視於洞庭若望高峰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師各護家鄉非直
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今方

邵 此諸賢莫非英傑具餘軍士悉是駭雄庸蜀氏羗之兵鳥
九百虜之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一作此吾陪薄想懸何
惡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
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往啓聞
願達冊誠用停王赫伏計天茲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
所明豈敢虛言欺罔震極足下既未知始末容有疑惟大軍多
士希惠矜一作務弘量非此失特騰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
其小國永甲蕃禮天心無爽遐邇一同一作同知投筆悚慨不復多
白陳諱頓首

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前人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隣睦况周陳欵好一記于
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掾之尤想應無

忽梁氏以漸水東爲安湘小郡置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

本包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啓稱蕭歸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

將率人馬踰淄瀆疑衍一字涉漸便置城隍謀爲侵軼適荷隣德合

州見還不容今眷一作顧眷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

往研問便騁鋒鋼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

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噐不可

加兵便勅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大疆域本以南平等五群

輸薦貴朝至如安相旣屬巴郡幸承隣惠無候涉言放一作故下

漸東唯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荊州之界耳彼此方甲分好

義絕規國所貴唯和所重唯信夫以南平等群地曠民豐雲夢

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強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鎮朕若

弃其仁義務廣對城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

而方謀尺寸之士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
小冠既爾虞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
其慄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頓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前人

君一作名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唯有歐紇南通交

愛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費不供王府萬里之

民不由國家明公受取嚴冬持兵抄歲開冰踐露燭一作炬火霄

侍便屆禽淮乃其神速未騁三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

類自太清之末永定已來所關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一作接

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為擬吳之步

騭故是相懸况孫處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公松慶快豈可而

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叟存亡不測玄懷飲淚破膽

復全蒙荷英恩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

稱慶徐君一作名呈

梁貞陽侯與王太尉僧辦書

前人

此篇移入六百七十七卷贈答門庶幾一事相次今存

其目

重與王僧辦書

已見六百七十七卷

前人

與高潛書

字文憲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周書本傳惟宜承始屆兩河

仍圖三魏本傳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

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天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

會摠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襲

偽之首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

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存
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
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侯傍說吾以不武任揔元戎受命安
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
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惟大厦
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
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候騎
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本傳作瑣甲欲抗堂堂之陣
縈帶污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
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
通典不侯終日所望知機也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二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三

書十七

邊防中

為高僕射與司馬消難書一首

為李密移郡縣書一首

為李密與遠子幹書一首

報寶建德書一首

諫曹仁師出軍書一首

為高僕與司馬消難書

盧思道

名曰一成風雨再歷炎涼引領南望勞眷無已歲暮寒重想比
勝宜羈泊水鄉無乃勤悴公居齊室家家實元勳後入周朝爵
窮上等富貴榮名時無與二西徂南逝遊一作蓋不獲已且聖主
敬於思舊情期款到背飛之始曲憲申思公之妻挈一無所問
行李往來想宜知悉陳氏背盟負約事非一緒所以爰詔大軍
龔行天罰靈旗電掃師次江陽延首金陵但增翹往昔寵萌重

獲漢主宥其深辜魏洽張邵歸曹操再歸曹王棄其大青惜其

才也今古如一醉飽之過願不自疑兼齊氏王姬宛然在室諸

子陸陸如何易忘門生故吏遍於京輔舊支密親擊鍾鼎食萬

里飄然音塵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懷今元戎啓行易為去就

承眷有素敢而腹心若使雙舸浮渡三叛獲俘亟首長安悔無

及也姓名呈

為李密移郡縣書已見六百四十六卷 祖君彥

為李密與袁子幹書 前人

又藉英風未由披覽其為眷停夢想增勞寒勢轉嚴北當清吉

又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道兼弱攻昧

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疫苦生民塗炭天下是以

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於丘山莫不奮白旄而誅獨夫仗朱旗

而勦三世孤為海內豪傑共推盟主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

秦之衆乘厭約之機兵救蒼生大造區夏振茲長策濟此橫流

義勇如林雲合響應東窮海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為我有

公早發風雲之志獨宣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彭之

氣何乃頓為殘賊迷復成肉竭力昏亂之朝盡節危亡之國同

扶累卵如坐積薪靜言思之可為長歎秦則楊熊李由並從顯

戮晉則苟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擅榮寵

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作不

容淹又今授公上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檢納脫更遲疑

必為人制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朝夕翹足可

見薛雄比從涿郡歆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擊隻輪無返公之

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白馬之津諸軍雲合舡

車下粟糧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貔如虎四面攻圍千里援絕地
不可入天下可登兵戈臨何處逃死吉凶二里幸自圖之故遣
使指入宣徃意

報竇建德書

唐太宗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餘之歎良用興懷鄭息有盡齊楚交絕
自遠勞師殊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無仇隙彼之於我未始猜
嫌往者趙魏諸蕃皇風又扇恒衛之地素為我有足下首為寇
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貴躬由已公主飄寓歸寧本朝並
得保有危亡負荷大惠親隣之好昭然著明雖則倖若王官前
疑作翦左傳翦我鬻馬同羈馬既懷坦蕩曾無蒂芥庶此冠蓋相望輜軒
繼軌引弭兵之義敦方穆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懷慝怨無名
之舉遽發危機昔德之蹤遂為戎首吁可恠也良深歎息王忒

充滔天猾夏自貽伊戚豐毒三川

一作自貽伊豐毒被三川腥聞四國皇情

軫慮哀彼黎元推轂投柯申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
旌河洛結壘伊瀍極弊除凶屢摧群醜其餘渠魁危蹙獨保孤
城重圍已合自知淪敗苟逢朝夕之命空為銜誘之言其濟惡
反善雷同冠逆適所以心同霸楚若非國家膺圖受錄剪暴除
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不屈膝稽首著在前聞飾
智詭詞以分謗亂渝盟背惠職此之由又世克與足下舊稱和
好中塗翻覆罕能結誠遣使頻說匈奴一作存欲令侵伐冀土外
欺內已唯利是圖居安尚不自存處危何力之有決疑今糧儲
罄竭帑藏空虛析骸煮弩命懸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
千金之資坐求外費理殊盡餅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地屠城
親至東境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即從順頻令告急請我師救見

逼求知一作和義所不敢是以案兵辭使思金世克又我國家不

遑及遠海公授絕方歸執事假我風雲差無負德榮一作榮諸州

隣近東鄙以足下風牛罕及亭戍靡戒農居安堵未相猜貳所

以曹公兵前並追足下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常之地進無投

迹之所退有迷據之色誰為計者良非上筭比者漳滏喪沒既

往不追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

到成臯倅承來旨昨者前茅警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中途相

遇旌麾未刊鋒鏑暫交彼之士馬自相騰踐郊勞之儀遂爽犒

師之禮未通雖則為彼禍先能無慄愧國家夷兇撥亂唯以匡

時濟俗不欲窮民極武專任甲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若可否

之事幸速圖之若不獲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

餘怒諸軍霧合指日風驅屬橐鞬於中野縱夫鎬之餘費燎原

覆醢雖悔難追必然一作欵縱好息民更敦前好况兵交使往遲

覽還音諫曹仁師出軍書武后陳子昂

臣伏見詔書發懷遠軍令即將曹仁師部集作部勒以征劬醜臣

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擇秣以告成功故漢孝武皇

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略地而還此蓋遵古先哲

王之禮也今神皇階下應天受錄將欲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

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

而還恐恐集作慮曹仁師未識典禮肆兵長驅窮極砂磧不恤士

馬專以務得為利不以全兵為上今命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

敢言之臣誠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

非安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矣

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中士馬不耐祁寒計仁師所將之馬從靈州常所發之處却迴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支度馬既疫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筭十不存二若送南中散就諸州路程益遠疫瘦更極以臣愚筭十不存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先喪盡中土永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相資不可臣恐馬既虛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憲後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莫多喪士馬非臣抑疑度輒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山塞是時漢馬三十萬疋旋師之日馬唯餘四萬十四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也臣願陛下考驗前古收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三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書十八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一首

與程將軍書一首

諫稚州討生荒書一首

為建言安王與安東諸州軍書一首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一首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一首 上周相公書一首

祥瑞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一首

賀張徐州得免白書一首

醫藥

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一首

寄裴舍人遺藥直書一首

與寧王憲等書一首

邊防下

與契苾將軍書

王勃

昊天不怵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慙親義惟
 良執非夫人之為慙其誰為慙乎僕與此公早投交分夷險之
 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迹共申家國之誰而負一作壯
 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但長訣嗚呼哀哉管仲不存叔牙空
 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休與言追昔良增痛悼適得常四郎書具
 承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託夫一作下走夫撫今懷昔理
 寄斯文旌德叙功事屬知己是以子斯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
 喈雄藻一作本伯待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
 不為誰當為者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萃虛承原睠不副高聞

聞一作

謹遺舍弟勛往而取進止臨書歔泣慘愴不次

與程將軍書

駱賓王

昨見武即將備陳陳將軍之言恩出非常談過其實恭承集作
 嘉惠深用慙惶君侯懷管樂之才當衛霍之任豐功原利盛德
 在人送往事居元勳蓋俗智足以崇集作王業道足以濟蒼生
 尚且屈公侯之尊每集無申一作管庫之士若僕者天地中一
 無用之芻狗耳粵自旌賁之辰即逢聖明之曆材不應集作務
 不能成仗命之功智不適集作時不能包周身之防加以天資
 木強不能屈節權門道集作隔蓬心不能賈名時議常願為仁
 由已喪我於吾見機可以絕機無用之為有用隨時任其舒卷
 與物同其波流者矣其於木也班垂無所錯集作其鈎繩其於
 駕也良樂無所施其銜策不悟聖朝發明敷之詔集作君侯緝

雍熙之道曲垂提獎廣賜亦作借游淡謬集作畏以樛櫟之姿泰預

賢良之薦當今鴻都富學麟閣多英非游夏不可以昇堂非夔

牙不可以擊節儻使片言失德事暴區中尺夫竊議語流天下

進乖得賢之舉退貽薄德之譏恐不肖之軀為高明之累耳必

能一眚增價九術先登燕昭為市駿之資郭隗居禮賢之始則

當効駑鉛之用飾固陋之心陶鑄堯舜之典謨憲章文武之要

道集作德上以究三才之能事下以通萬物之幽精將使詞翰為

行已外篇文章是立身正集作岐路耳又何足道哉言而車暫者

恃惠子之知我也所恨禁門清切造別無緣官事集作守牽纏程

風集作期有限某尚期辭蒲儻汎孤舟萬里煙波舉目有江山之

恨一作限百齡心事勞生無剋漏集作刻之勸嗟乎流水不窮浮雲

自遠霑襟此別把袂何時恃以平生之私忘其貴賤之禮幸勿

為過謹不多談 右二篇與將軍書非論邊事也

諫雅州討先荒書

將仕郎字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舊唐書作臣開道路云

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詩生荒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

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

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唐書作於怨雅州邊荒自有國唐書集本

並作國初已未未嘗一日為盜今且且唐書作集本並巨無罪受戮其怨必甚

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

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荒此一

事也且聞臣吐蕃桀點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

爾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

矢唐書一本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武之將屠十萬衆

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

唐書作返

又以季敬玄劉審禮為郎廟之宰

唐書作器

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為囚虜

唐書作身囚虜庭

是時精甲

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歆以李處一為將驅顛顛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寘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築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寘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已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具收奔

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敗除道舉全蜀以遺

之此四事也臣竊觀

唐書集本並作觀

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

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羗得西荒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羗戎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直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擗唐書作擗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巨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愚臣唐書作臣愚意者不有奸

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
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
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
首北關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
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察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
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比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廢安北
拔單于弃龜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
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
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
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
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
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

北軍不利邊人忙

集作惟非

動情有不安今

唐書有又字

復驅北兵投之

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則

唐書作亡國破家

未有

集作

不由黷兵今小

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

唐書有又字

况弊中夏哉臣聞古

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可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國則安則思其
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為建安王與安東請軍州事書

前人

月日清邊道行軍大惣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州刺史
并諸將部校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火統兵馬勤國捍邊不至
勞弊也其如常以比賊中頻有人出來異口同辭皆玄逆賊李
盡滅已死營州飢餓人不聊生諸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
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人某先使人向營州昨迴具得父老
密狀玄賊勢窮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

雷賊當離心各已猜貳六殃如此人事又然平殄兇渠正在今日大軍即以二月正旬六道並入指期尅剪同立大勲請公等訓厭兵馬共為椅角開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江東節度使破餘姚草賊龔厲捷書

已見五百卷獨

孤及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呂溫

其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動限軍期撫事知難風夜憂積蓋以運路擁滯私鹽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勲德茂著朝廷毗倚中外具瞻勤王則知無不為憂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旌集作旌麾眷私之餘已列集作及此事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對駁之初便具聞奏所以遣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模悉念謔託大賢非敢專行鄙見昨得

巡院狀報伏承司空德量旁通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鹽法隄防已行文牒斗門開塞許有商量率先諸侯首贊王度義形九牧忠動三軍意開而遠近風言發而神明知感况其奉職之分承眷之深受賜懷仁豈同常等銘載所至無喻下情

上周書相公堦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上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維清

是頌非雅

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周有成維周之禎

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

受殷王專征之命也

七年五

代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

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鈞授授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鈞授以爾臨衝以代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代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鈞授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其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能儒者竟不知兵也竟不句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自終廟堂之上揖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功吐蕃大敗於大川非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於集作西方乃鍾鄧代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代虜

騎兵取於山東乃集作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之所生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謂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櫛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弃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弃國可乎牧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折離為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鑒悉苦心即為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祥瑞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書

陳子昂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滅兆事乃先知集作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伏乃是其常今白

日投營

集作

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再有賊中信來

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勵士卒秣馬嚴威因此凶亂之機乘其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待前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賀張徐州得白兔書

建封

韓愈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皎

集作全又作數

白天

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田

蜀本作屯屯

之役夫朝行遇之

迫之弗逸人立而拱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手下依類託

諭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止春知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

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群也

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

得之符離符離實戎

蜀本

我國名又附麗讎也不在農夫之家田

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

集作附

之喜

集喜

集嘉名

馬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血斧鑿其屬畏威崩析

蜀本作析

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

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合

集作念

睹茲盛美

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

一作賀也

愈再拜

醫藥

與洛陽多流朝士乞藥直書

幽憂子學道于東龍門山精舍布衣藜藿卧於一巖之曲容有

過而哀之者青囊中出金花子舟方相遺之服之病愈視其方

丹沙二斤穀楮子 則山中可有丹沙則眇然難致昔在關

西太白山下一隱士多玄明膏中有丹沙八兩手時居貧不得

好上沙但取馬牙顏色微光淨者克用自爾丁府君憂海一號

哭涕泗中皆藥氣流出三四年羸卧苦嗽幾至於不免復偶於

他方中見一說亡丹砂之不精者服之令人多嗽訪知一處有
比物甚佳兩必一作別須錢二千文則三十二兩當須六十四千

也空山卧疾家業先貧老母年尊兄弟祿薄若待家辦則委骨
於境岳之峯矣意者欲以開歲五月穀子熟時誠合此藥非天
下名流貴族王公卿士於仁測之心達枯骨朽株者孰能濟之
哉今力疾賦詩一篇遍呈當代博雅君子雖文不動俗事或傷
心儻過晏嬰脫左驂而見贖如逢孔子分秉粟以相憂則越石
原憲不幸苦於當年矣唯當坐禪念室以名深仁苦諸君子家
有好妙沙能以見及最為第一無者各乞一二兩藥直是庶幾
也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未有力不足是又曰君
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在坐則參於前在與則倚於衡古人心可
見矣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能苟行之仁道不遠
也朝英貴士博濟而好仁者何必相識故知與不知咸送詩告
請無案劔同掩體骸云爾

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前人

山信一作僕

一作

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賢尤史范

履水水部負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奉闔知徹符璽
郎喬偁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
乎伐與道交喪其來尚矣殷揚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熙不能自己余以其為人
也名過真一作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逸疑作免斯
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會以下曷識焉余家咸享中良賤百口
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過斯疾
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屬多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

創巨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下問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歡喜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之若茲此雖觀若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一作所獲福慶思與士君子共之

與寧王憲等書

玄宗皇帝門元中

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峻舊唐書高高舊作書殊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飲亦不飲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身

體舊唐書生羽翼朕每思新唐書服藥而未羽翼何如骨肉兄

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之才堪佐經國舊唐書之務絕

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効也

虞舜至聖拾象傲之愆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為帝

王之軌則于今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朕未嘗不廢寢忘食興舊唐書

書作欽新歎者也頃因餘暇妙選僊經得此神方古老云服之

必驗新唐書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新書作同享舊唐書長

齡永無限極新唐書作階至長齡永永無極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書十九

勸諭上

與侯景書一首

諫陳寶應書一首

與徐僕射書一首

報尹義尚書一首

與侯景書

高澄即齊文襄王

蓋聞位為大寶守之未易責成

一作仁誠任重終之實難或殺身成

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

一作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

舉不違一作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

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襟一作袵期綢繆素分義貫終

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從微至著共相成立一作生非思一作

非無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客駟馬食一作室饗萬鍾財利潤

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不

忘一作志眷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靈殮者便致扶輪之

效若然尚不能已况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節一作義欲存一作

持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足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

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應加避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

德以恤後人况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一作犬噬於名無所成

於義無所取不陷忠臣之迹自蹈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

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外之危西求救於黑南南請援

於蕭主一作氏以孤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

則吳人不信當今所觀一作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

惟本心必不膺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異一作口立端之說遂懷孤

鼠一作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感此一作北來舉止一作英華事已可見

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在一作付司寇意謂李氏未滅

猶言少卿可及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亡苟存畧漏

追暮永遠五內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私思效力命卒成功

業前一作道者聊合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即欲東

機長驅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命施軍待時更舉今寒飈向

折白露將圍方憑國威一作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

外感恩一作德上下勦力一作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

望埃塵相接勢如迅雷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

為福寧使人負我一作負人不使我負人一作負我當開從之門使

火一作有改迷之路今誠刷一作英華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

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鞬弓一作萬還關者當相授豫州刺史以

終身世四字一作使終君之世所部大武並一作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

退則不喪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為可估之事今王思政韋法

寶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命在君股掌若欲刺之想有
 餘个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即加寵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
 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仍為通家兵一作成親好所不食言
 有如皎日今遣行人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彼間足得還返
 若能悔過不忘不朝宜遣腹心之使自來向此面取委曲使相
 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決使來賒緩不赴期會國有常刑以明
 君法今一作既一作不能東風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傾盡
 得地不能自守聚衆不以為強空使身背類之名家為惡逆之
 黨兄弟子姪首足異處一作門一作垂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為酸
 鼻見者相為寒心履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履地能無愧乎一作
 也禍福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不自思致延後悔駟
 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一作遣此書但見蔡遵道

云司徒本無歸西英華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
 道向嶠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為之備又雲房長
 史在被之日司徒嘗欲將一作遣一作書啓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
 差李龍仁等雷欲發遣聞房已還一作遂復停廢一作未知遵
 道此言為實為虛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
 圖之一作皆梁書侯景傳

諫陳寶應書

虞寄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有文作難
諱並易以故漂寓貴卿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
他字後同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洎
 塵莫効陳書南史是以敢布腹心冒陳舟疑願將軍留積吏之
 慮少思審陳書南史之則眩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

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矢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感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南史作動俗往因多難扶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

豈不以四郊多壘其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南史作人乎此所

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

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南史作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

繫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屢陳書南史無此字折從衡

之辨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策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

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

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完謨廟畧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

詔款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

翻然陳書作處主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

竊為將軍惜之寄難疾侵耄及言無疋米千慮一得請陳愚管

陳書南史作等願將軍少戢雷霆除其畧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

之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自天厭深德多難荐臻寰宇分

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銳精持鋒不可勝絕之人自

以為得之然夷凶剪亂極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卷命揖而居

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陳書南史作在尺所授當璧應運其事

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網再張地重紐夫以王琳之

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挫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確

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土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

異城填則厥角稽顙委命門廷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

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蕃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勒

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折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

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旦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

傾陳書南史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牙爪膏

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豐非張綉罪異盧陳書南史當何慮

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人其事甚明其四也方今周聲隣睦境

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

執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劉將軍狼顧南史

俱作一隅函經摧衄聲虧魄陳書南史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

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親信二字南史若鼠兩端唯利是

視其餘將師亦可見矣孰能彼堅執銳馬驅深八紖陳書南史馬

埋輸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人具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

勢孰如倭景將軍之眾孰如王琳武皇咸侯景於前今上摧王

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南史皆厭亂其孰

能乘墳墓擅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

文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鑿之往事子陽季孟傾沒陳書南史覆

相尋餘善右渠英華作餘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

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必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

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族類其心必異不愛

其親其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其棄天屬而弗

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下陳書南史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

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并陘

之勢陳書南史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

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矜足夫之力眾寡

不敵將率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移一作兵

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顛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

塞源自家圖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

者豈陳書南史作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即快即隨遣入質釋甲

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明朕不食

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英華作此成敗之

効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潘維尚少皇子幼冲凡

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

勢而能克脩藩服北面稱臣者乎陳書南史無此二字寧與劉澤同年而

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

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鉄鉞之誅

其甘陳書南史作廿之如齊

與徐僕射書

戶義尚

義尚白漳濱江渙耿若天涯去鴈歸鴻雲飛難寄瞻言鄉國泣

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而暑往寒來愁雲滿

塞河冰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草一作露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

飄虎距一作詎知朔野之寒雪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

昔邈矣遐哉係仰清顏願常豐勝雍容廟廊時宣匡奉之風偃

息康莊無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

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一作陣非陪遊上國曾觀禮樂見季子之知

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碑文妙絕之詞

猶貴紙於鄴中上傳聲於許下逮乎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

吉凶禮數綿歷歲時豈瞻苑辛備同難儉每季穹蒼有感大國

矜憐以禮言歸馭駟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翻

摩霄輕託蓬萊之頂信之有幸無幸見生死之殊倫才與不才

驗沉浮之異趣昔秦歸趙壁還得連城晉失楚材直亡其寶自

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同留寓于仙巖每瞻牛候
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觀皇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八才
緯武經文方傳四貴幸甚幸甚昔揚朱岐路悲始末之長離蘇
武河梁難平生之末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時通無
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若是命也如何今
車書同執行李相繼萁荷文移通賜論及輜軒既已復命義尚
未收哀務竊以晉楚釋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來一作此不亦
難乎夫以足夫投分猶須坦蕩况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
如廉樂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成
強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被此如耳徐元
直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歸即遣知叛弗追今之與
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
或猜豈名屑齒是以隔河分軟君子知其不終裏甲尋盟春秋
貶其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無偏
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比之南冠何辭不遣如其苟相猜
貳信不由裏雖篤親隣義尚何罪不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
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
吳主之賜窮邁影實仰含弘之澤載筆連而罔知所運

報戶義尚書

徐陵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日想河陽追銅爵而無遠神遊漳水與金
鳳而俱飛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忽同年一無言叙循還
巧製欣慰良深何朔年芳雖當淹脫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伯
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豈無鄉思弟居此一無三秦世胃六輔
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遠谷末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弓高視

前彥而淹留趙魏亟歷寒暄企一作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

明纂曆大極生民戮巨海之奔鯨熾中原之封豕晉居之說長

安遠於日邊楊旌有言友州在於天際則翰賧王府屈膝閭門

川洞首豪強梁溟海神兵一一作指率土咸康方當偃伯於靈

臺韜戈于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燕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

俊傑投笏負鼎馳步蒼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

等周邵懷此殊才實可復嗟吾掩岷既暮容鬢皤然風隔留皎

藥無損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壺伐哭且

曆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見截冰歸鴈御蘆多

經寒食靖害念此如何可忘握翫來晝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

得兌因於不才蔽棘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交龔生

唯歎吾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極溺每切皇遣疑翻鱗見機覽

一無所以降咫尺之書馳輶軒之使心期與國必遂還途寧謂

親隣更成難請書尋雅告所及縲因便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

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維同惡燕禽一作望闕冀馬臨江

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明罰

而聖朝好生惡殺收雷寢電兵爭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思澤從

容無異荀瑩之禮方之於弟况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嘉聘張

茲大帛處彼高閑庭奏歌鍾座延僑胥賓客之致一作方於作

階日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

應旋及况復韓宣屢至辛孔穎還翻爾遲迴之隣睦弟遂鍾儀

操對此皇華高后左傳作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沉三戰亡

擒之言此日借子之矛父子之室彼之使容猶上不還此於齊

都豪門貴戚周行匪例事儀相懸豈與大弟同年而語吾本自

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奢疑繫壤之等唯欣堯姒若耶之復疑
長保安卧時思之疑不棄黍亞宗卿非得侵官天宸但當令允
允在詠齊齊盈相才卿雲智同荀郭文詞富於江海高論洎
於雲霄趨步丹墀之間待奉清規之內弟來改言至欲附祈聞
聯類非宜更其多感若使良有猶希贈鯉之書郵驛方通復
行飛鷁之信執筆潛然不知何向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五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六

書二十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書一首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一首
諭江陵耆老書一首

與陳徵君書一首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凡第書一首

在此齊與宗室書一首
答周主論和親事書一首

論妓妾改嫁書一首
上吏部裴侍郎書一首

與親情書一首
與執政書一首

勸諭下

為蜀道安撫壽光公王季卿與王仁壽書
陳子良

大唐桐國錄事參軍正議大夫壽光縣開國公王季卿頓首頓首致書隋季將軍王仁壽足下夫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候終日故能轉福爲福改敗成功斯乃非常之人能立常非之事信乎此說是有由焉此以情政政馭主上昏狂或東討勾麗填屍蒲海西征且未曝骨成山法令滋章賦役殷重金玉窮於玩服民力盡於池臺飢饉於是荐臻盜賊爲之蜂起四海鼎沸天下敷然民生塗炭萬無一在此固將軍之所知也豈待繁述哉固知長惡不悛禍盈必滅否終則泰理數皎然當今相王啓聖應天順民龍飛受圖神武作宰撥亂反正大拯黎元四海於是來蘇九服所以歎附如珪如璋之士踵武雲屯如熊如罷之臣排肩霧合伊呂之傳也韓彭之徒歟莫不咸踴藝能同申智勇共爲表裏造我國家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巍無能名也將軍外氏宋國公昔在隋朝功深佐命聲侔衛霍道亞蕭曹本以無辜枉被誅戮悲賦行路痛結於天而況渭陽之情切於恒品相王志存追遠愍彼寃魂乃贈光祿大夫揚州摠管宋國公可封比于之暮或商容之閭一作盧以古謂今足爲連類其子懷廓今任光祿大夫相府禮曹參軍次子渠師相府賓曹參軍爲王瓜牙卑樹勲績已雪寃耻彌暢昊天將軍甥也聞之豈不欣感但季卿之與將軍忝是宗交義同昆弟結髮投分彈冠比肩俱侍龍樓預陪鶴籥屬時君道喪天下崩衆叛親離莫不固志欲効稽紹之中殞身無益空軫袁安之歎流涕何言時事已闡智愚同見今承將軍擁兵雲夢建旆荆門水淹旣多疫癘逾甚人無半菽師老則離何不以順天時旱圖富貴爰率所部歸我霸朝享榮祿於子孫書功名于竹帛趨腹南宮之

上徐輪北閣之下鳴鍾列鼎珮玉擬金豈不懋歟豈不勝歟時者難值而
易失機者在速而不遲成敗須臾寔由反掌但季卿仰與疇昔
交情不踈輒託雲禽遠披尺素一作心瞻目繫請不遲
疑願保垂堂自求多福季夏炎盛體力何如願怕勝納遠聰遠
戎旋不乃勞神季卿疾弊承乏使蜀尋望人朝冀即來義諮覲
在近無任傾仰謹奉尺書投筆然此不多具王季卿呈

為崔僕射與朱泚書

于邵

某月日某官某乙謹奏託相公閣下羌戎之患蓋三伐矣秦漢
以還怨詐詳諸舊史柳有前文今則乘間釁于茲二紀亂華謀
夏腥聞于天貪林無厭暴殄斯極稜軼我湯沐震驚我兆人十
月之初中官駟至密奉震朝遠使臨邊拜受遂行赴敵宜速西
山之役尋已加兵將赴急宣不遑啓處所以晝分忘食夕惕水

關山阻隔信使頓絕北望雲闕南馳夢魂近者日有京信方表
朝廷清晏雖冠猶外姦而人內驚然則回中未靜廊役仍勤相
公維嶽降靈求巖作輔不學古法知機其神是以聖聰寄揚我
武既奉鑿門之禮具稟至天之誠折首摧鋒計日我捷詩云赫
赫南仲獫狁于襄不其盛歟伏以令公勲庸冠世焯見于天受
三一作非朝將相之記有萬人父母之愛方謝安之體大知鄧禹
之道弘相公特稟廟謦龔行天討分邠寧拔距之衆兼漁陽賈
勇之軍偶具無猜上讓下就用燹王室作為人網一舉而大義
全蹙勞而殊功倍以此衆戰何戰不剋以此威戎何戎不盡其
疑一作某遠承惠顧委分知歸感愚因時若己之甚延首北嚮一心
如丹謹遣某官某乙奉記陳情不宣某乙頓首再拜

論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朝世饗其讎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僇集作標悍世文粹作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八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疑作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文粹作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氣而虛文粹作雷非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集作祀下同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餘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其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讎乎吾以為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後楚之功年代窳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

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讎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取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與陳集作移元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奇操異集作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陽踞見

青山傲視白雲得來不可挫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極拳冠冕

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

行惟恐顯老死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世集作載利欲及當今

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其說耶日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

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昏不可脫進則禍退則

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集有尚懼來

世聖人貴乎無意於民故也此之謂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

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為恠行以動俗

誣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殷動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或集作若行有過

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情

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

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

人也有夫堯舜救世禹湯極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

之民耳况名與性哉今天下雖無奉河湟有黠慮之患嶺徼有

逋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巖廊百執牽足

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於唐虞躋氏於仁

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玄纒之聘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

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高親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

衣以按禮重趺以歷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夫夫萬世之

業勲欽於鍾鼎德者於竹帛焦作油素可不盛哉主上知足下之道

久矣加以郡守薦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高風轉固接物

日簡入山蓋深具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

俗不能得其尚是下之名尚也丹青於世矣豈為集作道隱哉

將為名隱者為恠行以動俗誣言以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

變屈之而夷齊豈為集作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

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是非足下頃薦名於有司徒集無此字客位

於侯伯豈謂惟隱乎無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高卧

哉如終卧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日素隱行

恠後世有述焉吾弗之為也君子道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

也已矣倉子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二者聖人之

所不為足下之學揚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於邈世不見

知而不悔則惟集無此字舜不為高蹈也舜不為真隱也足下其亦

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於大

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諫大諫也以其真氣吹日月之醫以正

道立天地之根先點陟於朝廷次按察于侯國其宰輔也外以

道寧四夷內以法提百撥俾天地反扶為瑞使陰陽愆為穰然

後以玄菟樂浪為持節之州崑崙崙崙作駐澤之地又不知房

杜姚宋何人也果是道也集作東行是道整南山之竹不足以書道下

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叶集

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遂十里授書於御

者用以吐僕臆中之奇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

足下發亟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拜

宗親上

代梁貞陽侯與荀昂兄弟書

徐陵

張佛奴至未枉還告但以勞悒夫興亡繼絕往帝之通規分災

卹患聖王之恒自斯處既散作偽萌生時託親隣信有澆厲大

齊道冠三皇風高九伐仁信之本關於至誠言與之恩由於孝

德孤謬蒙殊獎還嗣本朝勅喻分明言誓殊重若使邦家克定

境內無虞凡廣陵歷陽皆許見還白水黃河屢奉然諾尋禮數

莫不優華期乃不世之殊恩寧是悠一作常之恒事王太尉勳

踰呂望德冠伊衡凡厥英謀筭靡遺策豈容當滔天之巨寇遠

大國之降恩計彼賢明必當不爾卿維兄及弟莫非稚才江外

風塵不染兇寇賈氏三虎豈獨貴於前脩荀家人龍信復在於

今日近者州司不道或致流言朝聽務明已知前及想謀元宰

善保良圖南道主人以相付也見所答東海徐湛書粗具來意昔

桓憑莒衆文用秦政疑作是假隣國之威以備非常之變若使

江東宰匠具頌齊恩時命封疆遠相迎接故當攜諸舊隸率我

賓遊朝服簪纓真非園寢梁人望國自合水而浮舟齊師言歸

指滄江而迴旆如其彼相未悟良機將恐戎麾遂踐京邑若其

未成取敗豈謂和風龍馬雲旗差不相涉一二復令張佛奴口

具相見在近此不多及蕭淵明疏

在兆齊與宗室書

前人

陵白臨淮負海是謂徐州顓頊高陽世有明德自與王啓霸無

勞委劔之鋒開國承賓饗彤弓之賜其後金柯玉華霞振雲從

著舊通人茂才多士一作著舊先賢通人多士或以天下之責負石自沉王

命之尊拂衣高蹈或熊衣雉製青組朱旗儒盛江東文高河北

或復分齊處魯移魏居燕瓜瓜失雖遙芳枝無遠昔有王如王奔

無關控鶴之宗劉曜劉淵彌非偃龍之族人有朱家別錄邾子

之苗何氏殊源韓侯之聞三鳥五鹿時事無佰東郭西門遷訛

非壹吾宗雖廣未有駢枝咸自駒王同分才子正以金衡委御

玉斗霄亡胡賊憑陵中原傾覆我則供犧牲於東國載一作主

祐於南都三百餘年家于楊越此則盧謀不去裴寧仍留高官

燕秦逶迤鄉壤山河有隔叙觀無緣皇冀馬增而勞瞻賓鴻而

求嘆昔竇公累世完武稱其外家許都遙遠靈王思其舊宅其

言雖大可以喻小况在宗親寧無停眷比一有月應零龍星移

殷鳥天明和煦體中何如願百年之老與居多福萬石之居寒

暑清豫其外族忠考此屋連萝信義勇於信干戈詩書其於酒

體或有漁獵三史紛綸五經都講聞樂詩生負帙邦君佇德寧

無挂擢之思一作州將欽風應有題車之命南陽坐蕭寄以共

治東海行歌資其主

疑作

弼深竦不好徒為大言鄧禹平生唯

望如此若栖遲偃仰因事丘中桃果三名栗園千樹執竿而釣

徵聘不來負來而耕公侯靡曲何其高也蓋復休哉如脫推言

或遲並問吾皆緣人乏叨筮皇華王事無淹公禮將畢既而揚

都蕩覆方離險之災越界風塵復蹈

一作

無復輔軒之禮屏居空館

多歷歲時豐犯靈祇招延禍罰號慕無窮肝膽屠殞煩究臆臆

不自堪居無心柰何無狀柰何自徘徊河朔亟積寒暄風患彌

留半體故廢折臂為公雖非羊姑跛足而使無慙郤克固以形

如稿木心若死灰匍匐若盧纒有竟氣夫迷山之客遲遙響欲

巖崖之賓窮海望孤烟於洲嶼况乃宗均魯地匪燕吳車騎相

望舟艫朝夕三條不遠五達非難信乃闊然遂不蒙問昔桃花

之峽長避秦羸芝草之山遙然後海猶復漁船可入河況平途

不兼旬月勞懷既積輒命行人弦望之間遲枉歸朝儻三二兄

弟能敦昭穆之詩求我漳濱幸問劉棹之疾陽春改節並念將

宜扶力為書多不詮次凌白

答周主論和親書

前人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王杜子

暉忠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

一作

樹君明辟司御

兆則天象地亭育點首故張旌以往械玉而來同在蒼生滅寇

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

爽和奚用戲師信由天討追尋曩好難想兼懷言覲今書甫承

家難知以冢卿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謫

俾墜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同寇形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隣

敬開裏疑若二境交歡俱饗多福八荒期又良副所懷令遣具

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其頓首
論妓妾嫁改書
李諤

臣聞慎終追遠一作追遠民人一作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

聞朝一作臣之內有父祖亡歿日月未遠一作子孫無賴便分

引一作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揖風化妾雖惟賤親承衣

履服斬三年古今通或豈容遞視經纒強傳銘華泣辭

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實几在見者猶致傷心乎人子能堪斯

忍復有朝廷重臣位通通顯平生交舊情若弟兄聞其亡歿香

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為為限無廉恥之心

棄友朋之義且居家致理一作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替務

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一作皆比史本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兩字粹有拜書吏部侍郎裴公

執事易曰書不盡意然則理存文粹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

詞隱乎隋非無以筌其旨僕誠部人也類覽前事每讀古文行

字書見高堂九叔曾與有集參松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起文粹

無此字南遊之歎未曾不廢書輟卷流蕩露衣句者情蓄自集

於裏事符則感刑替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投文粹肝膽

集作是布復心整滯肝膽庶大含雅弘之量務小悃疑之誠惟君侵察焉賓

至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堂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可嘗

獻策于時高談王霸街材揚已歷抵文粹公卿不汲汲於策集

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
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思任以書記之是擬人則多慙院瑀入

幕則高謝都起首聞二字大粹作聶政軻荆刺客之流也田光

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損軀燕趙其

死齊韓今君侯無求集作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

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勞效輕生而答粹作報施所以逡巡於成

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風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集本

並作嬰羸恙藜藿集作無其指之膳松楸闕遷措之資撫窮存

集作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

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敦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

乎况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已文粹三年而凶

服之制行集作終哀痛之集作情洩興言永慕舉目增酸文粹

夫怨於心文粹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情可以通神

明故徐元真亂文粹指心以求亂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棄興

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愈

文粹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葉之處集作其匹夫

之辱也盖有不得也之者哉至集作儻有乾沒為心脂膏成惟

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集作以驅馳內忘顧復之松外存傳會

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荀皆骨文粹自効則君侯何以處之而

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

既集本死對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期之未信也况

文粹流沙一去絕塞千里子捨集作入塞之魂毋切倚廬之望既

而何幾君候情深賜類道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務大

馬之微願効鳥鳥集作假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

有望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風壤一殊山河萬里或平生未展睽索累年存歿寂寥吉凶阻

絕無由會聚

集作聚

每積淒涼近緣之官在

一作佑

任海曲

便還故里冀叙宗盟徒有所懷未畢斯願不意遠勞拚簡辱逮

漂淪雖未敘言慙如披面晚夏炎鬱並相履宜賓王疾患忽無

况耳

集無此六字

初至鄉閭言尋親故

集作舊文

耆年者化為異物少壯

者咸為老翁山川不改舊時丘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倬

王不覺涕之無從也詞問子姓彼亦凋零永言傷情增以悲慟

雖死生之分同盡此途而亡之情豈能不恨終朝展接以申闕

懷取此月二十日棲桐或禮禮事過之後始可得行祇敘尚賒

傾系何極各願珍最還

集作還

無所詮

興執政書

張說集無

說拙於慎身往身遷流崩亡親愁懼痼疾增加此蒙生還曾未

數歲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凶若下獲侍側比於他人情實

不等在禮居親同費事居無負事親有負不能殺身以自咎責

乞過祥禫報國非違三度表讀不蒙務遂當是文墨不盡

一作宣

若心投公執事乞為一言間達不敢守禮抗請真是私情乞

一作

先思若以此情可務猶冀聖人萬一哀憫若將遠越其待罪謹

狀

文苑英華第六百八十六

登仕郎胡柯卿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唐人書啓雜文等多不避諱聞或避者有之今並從
元本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七
書二十一
對宗親下
與從弟評事書一首
與表弟盧復書一首
與弟莒書一首
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一首
復親故書一首
與夏縣崔少府書一首
答李清河書一首
與馮宿書一首
宗親下
答嚴給事書
張九齡

自出江都集作慰誨累及情義已積昆無踰人生相知可謂厚矣僕方請歸養從此告辭會面無期所懷當盡故復略而言之

耳氏為前相近厚者豈必惡人耶僕爰自諸集作書生燕公待以

族子類以文章見許不因勢利而合但推漿之日不量不才引

致娘垣有負時議然則初有超拔豈由本心敷敷之口曾不是

祭既不稱其服有加之讒間負乘致寇幾不免當此時也若無

所容以孤特之於身處皆憎之地自恠既往何幸而全追相寒

心悅悅發悸嚴子足下不意而然既而遠出猶有餘豐巧言潛

構期僕傾危故使看之來恕於心而色於事一作市賴於自慎且

得集作幸且無咎不者吹毛洗垢末其痕疵智集作勢窮力屋將集作特

無控告未始佞事也一作情事也未集作未有為而然以故春中有書簿言

求庇足下猶不諒此意以為汲汲於聲名而乃約以莊生之言

博以東山之法曉道精至誠故人之情向戶集作之所防有異未

肯彼二教者忘情滅識無有纏愛故福至不喜禍至不憂今僕

養親復英華作無非割離思愛直措心於此地心於此地哉正欲惟

疾之憂全身遠害故雖在小小敢不競競至如自於身心雖復

懵昧幸受教於君子亦聞道於古人豈不能少有所適方復屑

於毀譽之際也管仲嘗三戰三比而鮑子不以為無勇以其有

親足下寧不我知可集作而有比誨且往者不自量力因緣小枝

蹴躪于進荏苒歷年固以為運屬盛明朝多君子義能容物而

忘其孤陋則不知弊帚之貴末路難今專典一忖蓋幸遇已甚

而平生萬事為寒暑所移雖黍簪纓若墜泉壑者耳誠聆令明

之不副寵也章昔賈誼才傑才管晏言則霸王名重漢廷官止

梁傳班固猶亡未不遇况僕集有擬字非其倫遇已過彼顧多慙色

豈敢恐而更求毀足下心當明義有所在耳尊者慈愛諸下懷

寧本鄉不欲隨官重有離別春秋高矣晨昏久為僕豈復規規

然徼無妄之福在悔怯之動而迴無所侍單子獨立獨萬一蹉
跣或遠庭闈朝心不開纂髮盡白行已五十獨不知命哉冒以
冒死抗疏乞歸侍親集作藥一則視集作潔膳以展下情二則辭滿
而無貽憂周易易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取此義亦自
卜者審也顧恨上負明主丘山之恩未有消塵之答下愧知己
提獎之力卒無知集作如言之効又平生不飾小節苟取虛名使
吠聲之徒退有後議竟不集作未獲盡展所有之用以塞罔極之
說碌碌而歸不能不耿耿耳古人有從所好者僕亦心庶承顏
之餘放性自適軒冕之事亦云儻來林澤之間聊足散慮從絕
望亦了一生何必崎嶇不平齟齬末入然後為得也去矣嚴子
勉事聖君儻存平仲久要之言無惜詩人金玉之問幸甚張九
齡白

與從弟評事書

蕭穎士

朝得書為正不主又前已以難作移改是以又不報素志跡野
平時尚不求仕進況今豈徼榮祿哉赴前牒追者蓋為三道重
權冀以疇息厚眷計議獲申惟薦群才庶其裨益今既一言不
見預一士一作生薦不行方復規求一中不郡佐而利其祿秩豈
在疑作在意耶況馬墜所傷全未平復方恐便廢自是棄人才既
不足提而加此疾苦更不復力強耳常二十五與弟昨豈丞中
必須相然始不筆才非樂生不望擁警志力弊困未堪詣府日
日如斯與斷莫定來忠丞便至責其違闕乃罪不可料一作斷何
負使司作此相陷古人有言寇一兇豈可復加於首吾計決矣
之死疑作知靡懼弟無焉或再申意二十五官吾為咄咄見逼也
為曾間最傷心力甚弱書行數便不能仰視昔不因子致妓交

交遊早識中丞今海內未靜之秋加之疾患復損不蒙恩卹過秋霸迫亦命知矣吁何道哉

與表弟盧復書

李華

八月八日外兄李華敬簡盧十五弟則之處秋風漸高路出泗上將詣職役如所料乎往返勞上當與時俱暢也華疢疾無聊賢姊與諸君尋常耳福鄉漸減弟勿憂之與弟別來十餘年比聞在代朔之地明時道舉出身乃能上為寡姊下為孤甥求為鴈門主簿束身戎馬之間始終無過之地此一難也時方難危動隔生死骨肉妻子寄在河朔一身萬里有姊淮南此二南也喪亂以來多苟且松貞王粹亦變顏流唯弟卓然介立寒俗文詞學問守正不移金玉之聲冷然在聽此三難也五性之中盧為俊一作俊 作 茂根源上吉曆世著明降反聖唐仁賢不絕外家陵

替稍失弟其勉之盧氏有謀翁祭法又世以書文華恨未見弟為廣訪求也南祖分於何祖帝師合有四房誰各承後弟為華具條流相報也頃撰軍器舅神道碑後具房族申來意欲如軍器之志廣外家之美令萬代聞見不復討譜牒也華質性純弱而慕汲黯卜或之直晚歲思夫子互鄉之見林宗賈淑之後若悟此道仁在其中乾坤疑作 易元之說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大雅曰既明且哲得合天地老氏所弘夫子即述既自以為成亦規弟特正也弟正直太過不能容納時人是以相箴努力無忽近有鄭五書信否四姊處得消息無忽不次華敬簡

與弟莒書

前人

三兄報汝吾疹疾一定汝憂吾疾令吾將息一一用汝語念汝知之且作判官事中丞叔父小心成慎不離使司昔曰仁任安

俱為大將軍舍人卧馬廐中無可詔大將軍出征匈奴遣大夫
趙禹選大將軍官屬舍人衣服鮮明二子冠帶顛顛趙禹獨與
二子言論於禁中即日召見皆拜二千石汝有三子之實未遇
趙公之舉馬廐高眠古今一也又仲尼嘗為委吏歎曰富貴如
可末雖執鞭之士吾一為之魏舒為郎官時屬沙汰乃僕彼而
出自言之當自我始大才當大用如時人不哉何為歎憤哉先
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汝能自脩況事叔父吾之休廢末無
榮耀於伯仲之間自非深仁高義長才厚德又焉肯惠於朽巧
壤枯木哉昔有吾書當努力也不次三凡報

具報亦交友上

與王吳郡僧智書

徐陵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王時人多慕之賓無忌雄豪天下盡

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沉默謝氏混玄名貴公門譽華鄉子而秦
峯阻愛浙水悠長謔訴無因但用窮比青夢已成露方溥體中
何如顧康勝鄧仲華服衰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亡早達未
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親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荐臻邑背空
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大傳齊荒江無處自神麾所屆
機負斯歸親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閑生長吏一作誦經督郵
無事唯應吹笛東苞海水俱承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仰惟良
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覩冒苟充光陰風疾彌留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賓擯慮庭傳望候極跡於黃河移中監流
滯於滄海自斯以後唯在庸賤本應魂趙魏折骨幽并豈意餘
年復及卿國仰屬伊公在毫涓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
以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候過被以

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類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外降丹墀
點汗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天
為重未可以方斯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期訓報政以川波
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朝覽希道之跡浮雲西犯徒懷
魏帝之文行爾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途深方事
祈寒顛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述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頓首

復親故書

魏長賢

自尚者惠書義高志遠謂僕干時非其義自貽悔咎懃懃懇
誠見故入之心靜言再思忘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於君子矣以
為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趣世隱屠均以待時操
築傳巖之下取履地橋之上矣或有釋賃車而匡霸業委輓輅
以定王基由斬祛而見禮因射鈞而受相矣或有三黜不移屈

身於直道九死不悔其心於苦節者矣皆奮其泥滓自至於青
雲雖事有殊萬而理終一致摧其大要歸乎忠者而已矣自頃
王室板蕩彝倫攸斃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
危空受主辱匪躬之故徒聞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梅福所以
獻書朱雲所以請劍者也僕之先世傳於儒業一作僕以為子
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代矣安可自同於凡
庶取笑於兒女哉僕誠不敏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鳶去惡樹
善不違先訓自以身役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恕但言與不言
在我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信見
疑具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雅徑黃金鑠於衆口窮達運
也其如命何吾及忠告之言敢不敬承佳惠然則僕之所懷未
可一二與俗人道也投筆而道已夫復何言哉

與夏縣崔少府書已見六百七十三卷 李嶠答李

清河書

君白辭間累月益深勤系秋後尚熱惟兄動靜云云君粗爾推
兌昨自歷亭路還至臨清展一慟於崔氏舉目酸咽良不可任
變故幾何氣序遒革舊館荒毀殘蟬悲鳴夫情生於有情之地
古人所以登峴山而淚下聽鄰笛而淒涼誠有以也亡友崔生
才高位下盛年夭闕同志遽絕絃之傷有識身埋玉之恨此而
可忍孰不可忍其藻綴鮮華姿彩秀舉故已久處一作趨大府呈
諸水鏡可略言也所未盡者此君幼無枯侍終鮮兄弟有田一
廛桑竹靡樹孀姊返室諸甥數門移愛敬之慕以奉之假交悌
之歡以臨之貧病為感槩之資羈栖學植左傳之伴終能抗跡
泥滓高步京華交結盡一時之俊文章蒲談者之口亦為難矣

加以重襟期敦賑則良辰美景故或自遠而至一俎一觴繼以
繒紵亦無絕於時所以薄俸不資於目前孤遺於身後古人稱
清吏真不可為者豈徒言哉凡人及遺簪禮縛追膺千古之下
凜然而一作獨高凡百賓寮孰不激節然其縣整之室多端舊業
偃師交質他族淹泊已及又頻齊施贖症之餘颯爾復盡今授
衣俯及窀穸有期合門敷靡所控告亡友卒日惠愛在人吏眈
追感道路屑泣而簡書是懼贈一作贈榘莫申夫古人所以惡貪
饕而懲貨賄者豈不憑怙作威紊我公道耶今則異於是積東
里之人既將萬里同盡企西江之潤方為萬口所縣適足以重
仁恩而斯教養也惟兄實深圖之儻一言辱及群願獲申豈惟
崔氏獨受其賜亦二三朋友所佩服焉幸甚幸甚日西上不果
拜辭伏惟珍重

與集作馮宿書

韓愈

垂示僕所關非親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及復得吾子僕常閱時俗人有耳而不自聞其過慄慄然唯恐以之不自聞也而令而後有望於君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之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陪足下時與足之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仁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趣僕之所傲與已舍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也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火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已集作來克以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以貌慢之况時所尚者耶以此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從順望抗本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克云云命也集作何然可字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蜀本有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相或親磨登土池... 不自閱其過... 天狀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其之徒... 不... 惟... 亦... 子... 翼... 謀... 書二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書二十二

交友下 與微之書一首

答侯高書一首

知己書一首

道釋部 隱逸附

與逸人徐則書一首

與道士徐鴻客書一首

與道士書一首

與侯山書一首

與濟法師書一首

交友下

答侯高書 文粹作 第二書 李翱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

下書感歡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且欲吾身存文粹而吾道光

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無愛乎之前書所以不愛足下

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

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寒則君子之道消以吾之道明則堯

舜禹湯集作二字文王孔子之道未絕於地集作世前書若與

足下隗然同辭是宮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

足下之辭知足下公將償予而復其辭也集作而字足下三教我適

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集作時字苟仁且義則吾之

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沉浮之時則必乘流望風高下焉九字文粹

是乘流望風而高下焉集作則必乘彼隨流望風高下焉况天下集作二字乎不脩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避以故君子

非人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

學道孔子者也蓋孔子集有尚字畏於文粹匡闞於文粹蒲伐樹於

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間文粹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

耶故文粹無賢不肖在我也貴於富貴與賤道之行否則有

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

路子貢曰詩云匪兕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也吾何為至於此子

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集作耶而人之不信也與四字集作不我信與

也行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治者而必行

安有王子比干子貢親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

貶夫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君子能脩其道剛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脩爾道

而求為容賜集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也賜也顏淵對

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疾不
容然後見君子集無此七字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魁也道既已大脩

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集作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

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之孔

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集有也然則僕之道天

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

氣污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

人也羨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

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

集有下字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

子之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人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

之傳于天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大人有得吾之功

者爾九字集作有得於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於愚生民

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

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

天下人安能於我哉足又曰吾子夷害齊之道也如僕尚者所

陳亦足以危矣故不否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集作心

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

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集作於吾之集有心乎吾非不信子

之云云者也信子云云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

云爾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與徵之書白居易

四月十一集無一字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

足下書已集作二年矣人生幾合離闊如此况以膠膝之心置

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率集作率乖隔各款白

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夫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

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以禮上報病集作疾狀次序病心

中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之隘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

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即便請以待盡集代書悲哉微之於

也其若是乎又觀集作觀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

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

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

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刑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集作至家人

幸皆無恙長兄去夏日徐州至有諸院孤幼集作小弟妹六已人

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日前得同寒暖飢飽此一泰

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蛇虺蛟蚋雖至有甚稀溢魚類

肥江酒甚集作極羨其餘食物數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同馬之

俸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末入此二泰也僕

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外泉石勝絕

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堂前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

為墻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

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誨一獨徃動彌旬曰一作月平生

所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祿先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

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窻下信手把筆

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且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

睡又問出一作巖猿谷鳥哀鳴嗚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

塵念此除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好者盡在其中不唯

志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苦封書與君夜君鑿殿後

於明夫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
人問相見是年何微之微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劉蛻答知己書

集作謝
馬恩書

劉蛻

蛻嘗感近世知己

集作

隨離交道沈

集作

廢不忍終日疚之於

心思出門閭上謁於公卿水行吳楚之誠陸徒商周之旬旁聽
天下歲晚而歸卒無所遇是十六國之固壘四瀆之隅落未足
為大也卒不為副蛻也區區之望况有一言解相印一見爵上
卿者也斯不無人晚乃遇之不自紹介之口不因媒屬之勢纓
綏車佩不入蓬高一言而膠附不離有憂其始出處之事者蛻
之遇執事於南康時也其來六月而餘無不得日奉論議欵變
陰谷為生植之地起死人為奔走之夫返覆集作踰時將上動
雖入有昆弟親戚之愛哭其死憂其病榮其達則或過於執事

之心至於誘掖殷動不處以違命見絕者則昆弟親戚相強不

一相從則終身不復意之

二字集作
竟之竟

蛻前日來求人為知己交

道之心一旦得遇昆弟親之愛又自思之而夫人

集作

之身宜

如何以報謝復於執事何所補哉然而有意蓋厚違命固難者

則不敢書且式託之於韓繁秀才風雪蒲硯不獲多書

道釋部

隱逸

與逸徐則書

隋晉王廣

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

行先生履德養空空玄相濟

將無

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恠性冲

和神虛白餐松栢木栖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

龍鳳雖復藏名台嶠

一作

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喜其嘉名

四字

嘉有勞寤飲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出人夢相巖冗霜色

一作

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体休逸。一作念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隄南入公羽。一作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往一作說遵凡，迹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性彼近，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也。一作玆望披雲，一作皆隋徐則傳。

與逸人王真書

隋齊王暕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劔，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厚，孫惠文詞來干東海，願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未獲披覲，良深延佇。一作向天流火，早應涼颺，陵雲仙掌，方清承露，相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園，一作從容立整之情，右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卧謝，一作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差一作有歸來之作，優遊儒雅，何樂如之。

屬當藩屏，宣條楊越，坐棠餘聽。一作訟事絕詠，歌攀桂，摘詞眷言高適，至於揚旂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體，閔申稷，背隄之濱，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寇人，膺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栖遲衡必，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悒，今遣行人，具宣住意，側望起子，甚於飢餓，相便輕舉，詞此虛心，無信投番石。一作之談空慕，鑿坯之書不盡言，更漸詞費。一作皆

與道士徐鴻書

李密

夫天地閉而賢人隱，火微光而處士見，是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鑿缺，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邪節與蘭社俱芳，高風共雲霞競，遠密未玄，如思逢黃石，誰有啓沃，謀猷弼成，韓鈴者也，尊師八風五星之候，王臺金匱之書，莫

不洞曉於若心指諸掌金龍戰于野鵬朔寥窮或處且變星霜
猶未援道是日人隣集作除暴靜乱方彌君子替我興運今也

其時尊師宜躡履擔簦用虞卿之禮投捧輓輅龔婁敬之風引

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鄙生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出岫歲

云暮矣桃花源一作隱處想見其人早赴六車孤已勒彼州令以

禮相送冀面投述書不盡言密書至鴻客晦迹不知所之

答馮子華處士書

王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

過隙合散消一作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過云富

貴非吾願帝卿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脚東一作比窓下有涼

風暫至自謂是義皇上人嗟乎適意馬為樂雅會吾意一作心吾

河渚間集有先字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遠東西趨岸各數

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

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蕪糠糝札儀錙銖功名亦俗外相待不

拘以家務至於卿族慶吊閨門婚冠寂然不與集作預者已五六

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

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屏厨廐摠十餘間奴婢教

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薦養黍秋而已春秋歲

酒以時相續蕪多養鳥鴈廣撤集作狀雞豚黃精白朮集作把

薯蕷朝夕採掘集作搃以拱服餅末頭素書數快莊老及而已過

此已往軍嘗或按忽憶弟兄則渡口河歸家維舟岸側與盡便

近每遇天地晴朗則於每中詠集作誦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耿

然破澤山林集作澤林之思覺州方丈森然在目前或與舟人漁

子方集作分潭並釣悅仰極樂載星而歸題歌詠集作詩以會意

為巧集作不必與大閑人更相唱和十字集作不必與夫孤住

何渚傍無四鄰聞大聲望煙大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

見贈集有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苟把等法用之有妙集作

力省功倍不能暇都院切脩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

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蕪特英華作巧性思若有

神自作素瑟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相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

桂龍唇鳳翮實與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即吾家三兄生

於隋未傷伐集作擾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氏龜英華作

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為集作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

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為鍾期良用映

然集作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

倉榜無待者雖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集作可集無無俗氣

攜酒對飲尚有典形先生又作集作處集無獨遊頌及河渚先

生傳開物寄道縣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便復江湖想忘吾往見

薛收白牛溪賦韻趨高奇詞義晦集作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

壯哉邈乎楊班之禱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

得登太行俯滄海集作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

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數今以寫一本以相示可與青溪

諸賢詳之也亂極則治集作王途漸亨天災不行身數集作豐

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梅之士擊壤鼓腹輪太平

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

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

也夫思能獨故湖海之上一作堪濟其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

存薛生已役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為歎恨耳吾比風痺

發動常劣不能住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
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集作北山松柏郡吟藤蘿
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發與鳥獸同羣五字集作羣鳥獸醒不亂行醉
不干物賞洽與窮還歸河渚逢室夔牖彈琴誦書優哉游一作
哉耶以卒歲首夏集作熱足不可如也顛動息多宜黃頰之聚
何時暫忘隅因集作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集作原不一一王
君白

答程道士書

前人

徐道士至獲書詞義懇切具受一作之也吾嘗讀書觀覽數千
千年事久矣有以見天下之道一作趨識人情之大力語點紛
雜是非淆亂夸者權烈士殉名貪夫弱財品庶每集作生各是
其所同非其所異焉可勝校數一作哉故吾詩曰莫若俱任而兩

忘仲尼所以無可吝於人集作閔莊周所以齊大小於自適是

謂神化而之使人宜之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君子所思不出
其位道有不同不相為謀蓋為此也足下欲使吾適人之適而

吾自適非敢非足下之義也且欲明吾之心一為足下陳之昔

孔子曰無可無不可欲居九夷老子曰同謂之玄而乘關西出

一作出關西釋加曰色即是空而建立諸法此皆聖人通方之玄致

弘濟秘藏實寄冲鑒君子相期於事外豈可以言行結之哉故

仲尼曰善人之道不踐迹老子云夫無為者無不為他釋加曰

三災彌綸業甚然夫一氣常疑事吹成萬萬殊雖異道通為一

故各寧其分則何異而不通苟為其適則可為而不闕故夫聖

人者非他也順適無關之名即分皆通之謂即分皆通故能立

不易方順適無關故能遊不擇地其有越分而求皆通違適而

求無閱雖有神禹將都柰何故曰鳥脛短續之則悲鶴脛雖長
截之則憂言分之不可遠也夢為鳥唳於天夢為魚沒泉於言
適之不可遠也吾受性潦倒不經世務屏居獨處則蕭然自得
接對賓客則樂集作然思寢加性又嗜酒形骸所資河中黍田
足供歲釀閉門獨飲不必須偶每一甚醉便覺神明清一作安和
血脉通利既無見施物而有樂於身故常縱心以自適也而通
方者不過一二人時相往來並棄禮數其路散髮玄譚虛論元
然同醉悠然便歸都不知聚散之所由也昔者吾三兄命世特
起先擇集作擇德續明六經吾嘗好其遺文集作以為詎扶之
弓必資由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吾自揆審矣必不能自致台
輔恭宣大道夫不涉江漢集作何用方舟不思雲霄何用集作
羽翮故頃爾一有已來都腹散棄雖周孔制述未嘗復窺何況百

家悠悠哉去矣程生非吾徒也若足下者可謂身處江海之上
心遊魏闕之下雖欲行忘不覺坐馳若以此若見輕議大道將
恐北轅適趨所背彌遠矣吾頃者加有風疾劣劣不能佳但欲
乘化獨往任所遇耳不能復使離婁役日契后集作契契莊子
反多力也勞精休心蔽焉一集以物為事也昂哉夫子勉建良
圖因山僧還略比達意也王君白

答賴史杜之松書

前人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頌也又承欲
相招集作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卷焉集作煎棄
俗遺名為日夕矣集作與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
唯以煙霞自登適山臨水翫矣忘歸談虛語玄忽焉終夜僻居
南者時光壯山集作兄弟以俗外相期卿間以狂生見待歌去

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詩唯憂旬盡惟天席地友月交一作
朋風新年則栢葉為蹲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
數叢孫綽楚集作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即嘯挈搯攜夢直與
同志者為群不知老子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一作脩束精神
攝讓邦君之門低昂刺之坐遠談糴粗近棄醪醪必不能矣亦
將恐芻狗貽夢禳社見朝去矣君候無落吾事王君白

與候山人書

于邵

候二山人足下所示三論鈞深索隱俾夜作書殆漆辰矣如登
大山徒仰其高若涉大水不測其深旨哉期言蓋不可得而禱
矣以此窵天人何道不弘以此圖戰伐何敵不尅以此養精神
何壽不長可謂通幽洞微垂伐作教寧止士林爭徇末道趨風
乎予復何才敢承末學已令繕寫藏諸神中剗心竇待不敢失

墜幸甚恐須舊本謹勒專送猶賴發蒙何當訪及閑霄對酒斯
以為榮不復一一于邵頓首

答泗州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
世成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
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銘是終也
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
焉則紿乎下人集作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
後世集本文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
吾畏聖人也夫銘古人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湮之鼎
銘其辭云云奉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皆可以紀功伐垂
戒勸銘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

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集作之於山山之辭可書集作之於

碑唯時之所能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亦文粹以紀功於黃鉞之上

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如非高唐上林

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

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蜀本有與其

音聲文粹與其財用之多少鑄之勤勞爾非謂勸功德垂成

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

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之人感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

獨之其能賢於他人他人皆不知手十二字集本文粹作其能

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

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當時甚未

敢承教八字文粹作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故吾之必鍾

是鍾也吾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名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

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籍於李翱之

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也

出書主與濟法師書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待者集作昨者頂謁時不以

愚蒙言及佛法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

有二款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刑於大惠集作觀

一切衆生知其恨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

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緣因法為大乘

說大波羅密法皆對病根投集作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

之典也何者集作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孤疑不信

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

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一作瘡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摠其義云

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不况思量而說何隨其

所應說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

法華經戒云若但讀佛乘象生沒在罪若不能信是法破法不

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入罪苦也則

佛之付屬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

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剎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事

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他獄縱佛出世猶未得

出若生人中缺唇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

從本以來無有增減如集本文何以中別分病藥又云於諸法

中若說高下既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

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

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折善惡破一切法

故隨機集作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

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

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

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

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示不觀人恨不

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大弟子尚未能觀知

人之集本文粹心况後五百年集本文粹未法中弟子豈盡能觀

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

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一本有又可乎既未能

觀與與嘿然不說又何乎若云依義不集作依語則上大經之

義耳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

義耳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

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三義中各舉三經此大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列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有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集有且字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沒在罪若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說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集有陰字作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

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受

受緣愛愛緣取二十二字文名緣釋作識緣名色色緣取緣有

緣生生緣老死病集本文粹憂悲若惱是也夫五蘊集本十二

因緣蓋十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

多數多少或殊而而集本文粹其於輪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集作陰

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一本有因字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

想集作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數逆倫

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

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其

年大德後學宗師執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

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

其餘疑義亦續咨問集本文粹居易捨文粹頓首

其補遺義在繁密...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八... 賦類一類一類...

登仕郎胡柯... 卿貢進士彭... 叔夏校正...

因疑蓋十... 賦類一類...

受縣... 賦類一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九... 書二十二

兼尚薦舉上... 附錄...

答張九齡書一首... 與權侍郎書一首...

答柳福州書一首... 與兵部李侍郎書一首...

為人求薦書一首... 與祠部陸員外書一首...

與汝州盧郎中論侯喜書一首...

與鄭伯儀書一首... 薦所知於徐州僕射書一首...

代書書一首... 姚元崇...

答張九齡... 姚元崇... 見張九...

忽辱賤翰喜慰... 張集有... 文粹作退... 慙懼亦深實智...

力之所不逮也... 且朝廷之所見責也... 僕本几近之材... 素非經濟... 之具叨承過聽... 謬膺朝委... 自少及長... 從微至著... 唯以直道為業...

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途一紀凡所稱薦卒避嫌疑實者
邠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封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
自辨近蒙獎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為務欲使公卿大夫
稱職豈揚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為而悠悠之徒未是張集
察敷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聽俯伏神道既不得身而退但
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匿文粹亦死為明分矣猥惟不敏敬承
厥休持當座名求為身寶元崇頓首

與權侍郎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
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
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守名節魏晉尚性美其文粹無氏族
故其人矜代隨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

不改其理此天集有下字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

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文粹有人字以書判殿最

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耻以教之者末

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

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名聖人之道盡六經之義集有義字而

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誠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文粹

作府生子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被奏

為二等其有名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為第一二字文粹其有

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流者以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為下

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美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

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
儒文粹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

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而廉耻不與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文粹行者俾之

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之立集作位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

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

以集作赤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與也十亂而已

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大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

海內物顯然恩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而至矣

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得無廉耻手冕頓首六月

十四日不尊答柳福州書天權德與端

來問見愛慙勸其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

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礼部吏

部吏部集本文粹並按資格以擬官奏即官以考別失權衡重

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財猶似為仁由已然亦沿於時

風豈能自振常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

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

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

言也况於蒙劣辱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

有親故故進士初牒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弟亦有之不

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

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

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九十數年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

其若是乎是以二集作半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徹隱奧

求通理而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獲復於此故

或得其人庶佗時有通職蓋文可以特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

齷齪

集本文粹並作齷齪

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

令

文粹釋字

通其義則牆面本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參伍

其問令書釋義意則於疏注之內

文粹釋字

苟刪撮旨要有數句而

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

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雖今吏部

三字

文粹

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

進之居數也注疏者猶可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手

文粹

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強勉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强而行之鄙雖

不敏敢忘勉之之道雅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役役

集本

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二字集俾躬處休以至老死

自為得計豈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

遠駁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

其止

文粹

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夏

遠之不可復邪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知思邪鄙人頑固謹俟

餘論因自發舒慙作無量德與再拜

八月十日

與

集作

兵部李侍郎書

韓愈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

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

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勤遭謔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

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

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

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太山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

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與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也集無字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一作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携手以其上然則非言之難為集作聽兩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聽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識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集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審臧之歌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壤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于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前人

其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林超逸之足也以其在公之宇罪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集作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感得以薦文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也然知孰是其知某何如哉六字杭本作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焉一作價增增一無三陪某與其事頗相數是故始終言之耳某再拜

與祠部陸負外薦士

修

前人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馬良是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
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非乎集
于堂而望乎集室者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不自疑
竭其愈而道至況在執事之所其外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
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是則小人之事君子
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
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罪近又切者耳執與之與其有司貢士
者相識集深矣彼之所望於報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
而無間執事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在乎進賢如得其人
之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末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
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以言矣集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中元衣冠而朝集
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遠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

而耕蜀本有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非耕之時集

則矣其野二字讀書而文為以于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

漢集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

人淳重方實可人以士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

於為師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此而又工

於應故思之識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妄詐集之心強
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
日集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
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
義末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罕於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

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之
焉則殷勤而語集作論之其乎成成而後已集作止可也沈杞者張

茲一作弘者尉遲紛者李緒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

犀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集作棟實主司疑焉

則與集作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

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集有亦字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丞相

集無此二字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弟者皆赫然有聲原其

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即中礎佐之梁舉人人無有失者其餘

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

梁其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

人於無足信故蔑然集本注作蔑蔑無聞今執事之其司貢士者有相

信之資集有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遊

晏娛樂為事獨執事耿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

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一作皇恐

與汝州盧郎中侯喜書集作狀前人

進士侯喜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堅行止取捨有有士君子之操

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

其屈與之遷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位名卑官

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調選本欲

携持周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集作歎迨坎軻又廢一年及春

末自今還惟其久無集作純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

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月候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

見王公大人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

塗老死草全骨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

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集有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勝而不相慕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候生而愈復以候生言於閣下者非為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候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與鄭伯儀

集作書

居之足下胡歎物故人孝多感悲慟如何遠助悽惻秋涼體與神康僕素冥宗暢遊亦可悉華石來人伯儀之陰也承今冬以前

明經赴調霸舉進士何顏且不沛遊集作遊而能復與居方哉夫

非有必行則諫有以集作必拒忤情懷歡古人所難集有僕於居

方亦不易之今流既從川華既歸根輒分間布白致以賤素居

方恃覽知及蘧瑗四十九年之已往陶潛今是昨非之悟焉濟

者所務唯魚不必在梁在苟弋者所務唯禽不必在矰在繳國

家設尊官厚祿為人民也為社稷焉集作也在求其人非與人求

在得其人非與人得唯道得膺厥求唯賢能膺厥得賢能事事

而後見道得誠誠而後信苟須事事苟須誠誠則必委以務命

以職從而覈之四海之大億兆之衆不可逢而安集作委命之是

用啓稍意之文集作始致其我樂而自耀者讀往載窵前言則曰

明經屬以詞賦以事則曰進士中夫程度者取政事最輕小者

命以始又中人二字集公侯子孫卿大夫子弟能力役供給者

日千牛進馬三衛齊即限以年月終亦試之其有成則陟不已
乃尊乃厚其有敗則黜黜不已乃戮乃亡取之於諸科暫殊用
之於諸科則一良未即以進士賢而明經不賢也但以選才如
選材焉以規則失之於方以矩則失之於圖欵方圓畢至然後
擇其利用者實之器三字集中方則善於方器器集作也若在
堅真而可久集作才也者在德行而有恒不可久不有恒雖售
之於今必不售之於後蚩蚩之人貴此賤彼是不深達國家選
士之意是見近而迷遠者居方寧期人之徒歟况目覩進士出
身十年二十年而終於一命者有之明經諸色入仕須臾而踐
公集作相者有之中與孝相生君與父相隨於家美則於國良
為閨門重則為朝廷尚此古今聖賢絕慮萬不失一之得也僕
黍居方交游自貞元之初于今十有三祀孰熟孰得居方之為

人其之可求則已在尊長之前矣衣食可讓則已在兄弟之邊
矣急難當行則必在文遊之先禮義當往則無在時賢之後晨
昏無万之性愛悌友于之情長長之敬下下之眷與朋之信接
物之道居方無不盡則於家於閨門至以于國於朝廷詎少哉
嘗清消月下寒序火邊或醉或醒接以餘論君子歆其暗然而
章惡自銜自媒沽名者二年間見居方求試於詞場僕恨恨如
失才不集無如居方地不集無如居方方於所得誰止乎得然
諸科中升乎一科矣將宜存一梁一苟一矧一繳之義事事誠
誠之旨中規中矩之末委陌久循黜陟俟乎暗然之來也况近
聞宗懿之中景行居方彌篤馬上以居方達慈於下下待居方
申愛乎上居貧孀孤遠官棺櫬悉居方竭立已可行盜乎可及
飢飽不異魂體皆歸年總弱冠行跡如此豈徒生哉在昔如居

方東帛到門而有未啓居方以藝自竭雖從家命亦已非矣悲哉更遂齊人之後邪僕竊以為知人曩得居方將集作為居方也洎昨視所行則非居方今聆嘉文又知居方矣如其知如其知竟履元和以才愚念得之以道為江為傳不得之以道為回為憲明時之今人豈不善歟面敘不周此亦何去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壞戎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文粹至不為堅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歎世栢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三字集則德格于天下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乃其身文粹則依知人文粹作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

放手驪變放共工

集作放驪變流共工

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

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過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

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驪變共土之黨於朝禹稷臯

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爾

集作矣豈

復得日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

為桓公諱也春秋為咸者諱比滅人之國何賢之爾君子之惡

惡也嫉始

美華作如非

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絕存亡之功故君子

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不能繼絕世存

亡國焉耳

蜀本有矣字

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

夷吾末矣

集作用

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

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不用賢其終

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於百姓者何
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加集作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
矣茲文粹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
者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末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
寄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得古
文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執其賢將用之
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留集作觀愈者集作豪傑之
仕也如此大不時出觀自有天下亦有數十文粹年無如其人
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為執事惜焉豈難
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
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執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
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觀薦郊於梁

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

諱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集作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

也集作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觀出門則集作有闕誰謂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復集作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寄士集作也未

聞執集作閣下知之凡賢人寄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

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

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矣已用集作不能盡其才如物用而已

矣能盡其材而容諛人之所問者如物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

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諛人之所問者天下

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

也待之禮貌不加崇集作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人日來矣況其

待常常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矣集作不如好如集作而好德者者也雖好色而不如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者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叙書作春秋聖人也奮手百世之上其一作使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上不能朝夕而事為况天下之仁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德文粹作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

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柰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神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代書書

白居易

廬山自陶冶十八賢已遇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揚衡輩隱焉亦出為聞集作文人今之集作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三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軻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者翼孟三卷秦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徃徃而得余佐潯陽群三年轉每著文輒來云余余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但盡齋所著者及所為文訪余告行

欲舉進余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軔事業文羸病無必力不能
漏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授紙孔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日子到長
安持此札為余謝集作集賢廩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捨遺
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蕭正宇蓋田楊主簿兄弟
後七八君子皆余文友以余愚直常信其言苟于今于不我期
則子之道度幾光明矣又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
憊獨善善喜之才心未死去矣特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八十九

亦無可奈何矣集作人少直陪無難非所宜至于其能少也
其對曰集作其對曰集作其對曰集作其對曰集作其對曰集作
大前並集作大前並集作大前並集作大前並集作大前並集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四書上十四

少舉薦下集作少舉薦下集作少舉薦下集作少舉薦下集作少舉薦下集作

周公上宣州高大夫書一首

經史集作經史集作經史集作經史集作經史集作

上陳高祖置學書一首

答劉秀才書一首

論卿飲酒禮書一首

復有生論文書一首

請孟子為學科書一首

舉薦下集作舉薦下集作舉薦下集作舉薦下集作舉薦下集作

宣州高大夫書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

士凡為子弟議一作義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熟堅
 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士路收竊惑之科弟之設聖
 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
 盜取儲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固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
 弟不得由之若以科弟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住以為治則國朝
 自房梁公已降大功之力大節率多科弟人也若以子弟生於
 高梁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賢人
 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擬牧所以憤滿而不曉
 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
 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宗公六伐大夫子
 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侯及卿大
 夫子孫也學之李友李文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王桓也

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疆抑下惠出於公子無駘諸侯稱公子稱

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舉其尤者華元字宰向戊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

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

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

子臧公子也吳之李札王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

者子封子良子宰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之良臣子

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闞氏生令
 尸子文後有闞幸闞巢闞懷昭王反國皆有大功為氏生為賈孫牧敖為
 也為啓強為子憑為掩為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杆六國時
 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
 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強

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孤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古氏
 樂氏邵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
 諸侯而盟之者勤三百年在六國時齊之孟常趙之平原魏之
 平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
 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儒人者
 不可殫數不可殫單二字集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
 科第浮華卿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
 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
 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與后高宗因止來齊上官
 儀李玄義皆士進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大尉褚河南共摧武
 后者后突厥入基克胃戰死義草集粹並廢武后詔集粹並玄

義助處後言可不以位歎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強
 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
 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反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崇於房
 陵立為太子漢陽為張東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
 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氏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周僅十五
 年北却突厥西定吐蕃致地一萬里握兵二十萬武氏楊息不
 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
 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
 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中起
 中興業几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
 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致策料與玄宗徒步誅韋氏
 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太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

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帝后黨中小許公佐玄

宗廟號為蘇張然公說登制策科非張義之兄弟替睿宗請玄

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尉玄宗好書尚古

封集本文粹太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

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請集本文粹老南服年未

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賊不能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

拒賊十三萬立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

宰相河東司空文粹作司徒公文粹作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

再得先詞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壯皆一作皆判齊蔡亦判集作文粹

蜀亦判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卿強

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歛

百職歸於有司令鄴度使出於集本文粹朝不由兵土始自撫

相為濁州滑州凡三月無師三將軍無事憲宗使信之取沉

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賊方即中知制堯州取李趙公

以請者亦當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

安魏博士田氏盡歸六州四字集進忠元和中剪蔡劇則於洛師脅

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

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大平凡此十九

公皆國家與之存王安危治亂者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

於智効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

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以集作求無愆故

殷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

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

法則集作文粹耳自古及今未有皆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

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向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詞彩邁茂皎無塵况有誠明長厚之譽於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凡五六年未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柳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故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于觸尊重無任惶懼牧再拜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不害

天嘉初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歸遠澆風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一作無節是知施設訓範一作是

啓尊心靈壁校染藍類諸琢玉然後矣倫以正一作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收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藥已細鄭伯於前知一作亡于戚舞而有苗至伴宮成淮夷服長洙泗之鳳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己梁太清季身數鍾石剥戎狄外侵姦回內曩朝振一作間一作鼓聲夕炤烽火鴻儒碩學解散甚坑夷五典女丘洒滅逾於灰燼一作蓋城垣自期墜業馨宗於是不脩褒成之祠不一作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絕後生一作悅不見函杖之儀脫學鑽仰徒浮倚席之嘆陛下繼曆馭一作統樓鏡臨寓道洽寰中感加無外獨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度咸享宜其弘振禮逮立庠序式稽古典行一作迹儒官選公卿門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讚疑使擔登負莛鏘接在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

嗟問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是用故能擢秀雒州楊
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益定從故有經業以治身輜
駕列廷清紫捨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儲茲禮
不墜盤乎西晉期事降彌益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
天繼生知無待蕃喻猶宜晦迹俯同傳經謂業莫爵前師肅若
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然
以烟成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聞闢一作闢大猶恢至
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至世感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未學小
生詞無足算一作輕獻言伏追悚汗悚慙
等上周末祖書
古者人居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也動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彭章善瘴惡以樹風聲南史亢節表崔杼之罪

董狐書法明趙道之慤是知執周書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
地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從能直筆知之北史何止物
生橫義亦自義端互起故班固到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論論
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杖惟
陛下則天稽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舒北史庶令是非明
著得失無隱聞若者日脩有過者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
警言放之與義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六月九日韓愈白 秀才劉君足夏辱聞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
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褒貶太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
處事跡實錄蜀本有實六字則善惡自見蜀本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情

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常陳宋齊楚卒
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右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
長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隱謗退
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二字蜀本誅魏收大絕送
考王誅死足下所稱吳競亦不文身貴而其後有聞也夫為史
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
百年矣聖人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力功名跨越前後者不
可勝數豈一人足蜀本疊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
可自敦牽蜀本作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
無所合不款令四海內有感感者裨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
非必督責迫感令就集有功役也賤不敢逆威指行且謀引去
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

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作傳記令

傳一無此萬集有若無鬼神豈不可目慙懼一作豈不若有鬼

神將不復人僕雖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

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一作磊磊按天波地集作必不沉没今歸

中非無人必將一作有作者勤而纂之耳後生畏安和不在足

下以勉之愈頓首

與史館韓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積前與集本文粹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郎

故刑部郎中集作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

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來以佐捨遺就拜之適

集有祿山朝奏京城集有懇於上前來為賚介玄宗可豈奏祿

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宗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侯以之甄生

懼其難悅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北虞不得脫文粹

乃偽啗集作痛其口文粹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月遣為

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

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

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伐宗復洛甄

生卧匡狀請元帥府至則魏撲集作標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

傳值長安肅宗高其行授歸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

受汙者莫不俯伏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辨所從於居易

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懦者之所不為蓋佛人

之心歎而害己之避深也况乎天下亂矣王擇竭矣集有死忠

者不必顯從者不誅而能集本春春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

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為鶴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鳥

者十相一作室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

口於天寶末蓋青男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公死不回不

以不必顯而廢中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萬一

焉類嘗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丞

丞集本於來世耳子逢始之歲顏大師崔大傳皆為歌詩

以美賢人之有後旦述集作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

之集無舊由於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三十里歲饑則力穡

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集本文粹隣里卿黨之不

能自特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棄

之字狀為文學始就霸為集作吏職植聞風既久因其之由逢

每寬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於抱所寬詣彼集無京師告訴於

思史氏蓋行日矣以愚料之甄字文粹僕短馬疲集作言簡文粹

約庚行孤將集得作不為驕閭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文粹作以

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世且告以執其事

者辱與積由顛得所亮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

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焉然而稍笑

之下集本文幸集假幸垂察焉不宣元積再拜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劉說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盞豆集本破折樽盂穿漏

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矣知尊

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却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於

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君尊敬長終終日者乎是以朝廷

時誅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

自達故化耕稼為王侯化陶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

一旦居止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

威儀乎嗚呼則說謂王公大人耆集本老衰集本故當然也然而

有擎蹠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希不敢

近妾婦者於誣感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

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慙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

信道之乎拚以奉髡能速化其耕穡陶魚乎則褐者可以有土

地而制王公大夫矣是不知井乎料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

不由髡褐集本授昭昭然禁何哉抑不知孔之道如商君子以

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事而

藜一作者詩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墮其容幸甚幸甚說再

拜一作者詩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墮其容幸甚幸甚說再

移史館書

蛇早懷忿懷常有所欲言而粹不得發令雖蠱惑病妄集作忘猶將自復其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人義自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曷嘗在洪水下此湯與武王時曷嘗在夏政商王下此孔子孟軻時曷嘗在禮崩樂壞揚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民夷其體而外其外反天維集作性而亂中正集有者字自晉已來相率詭性而狂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往者不其集作自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偽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故竊護其事以憑其民為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偽而及諸身也其集作是欲教化因集作固天下之心以助行政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為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行中土未

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復出一天下二字集作家也僕故

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其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為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為則以若為之期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唯能言亦欲言其時得其時不污若矣斯使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譏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信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集作移焉

復交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扁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性雖極頑且亦知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怨文粹作禍患之甚易也况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者粹文無者也每亟咀義味獨生日吳按上有一林藜羹如五鼎七牢

鑄於左右之以上舍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弟未嘗歷王公馬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

之聳節槩則傳之傷集本離會則序之值中疊則銘之簡散

誕放集本無所諱避人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集本

有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惺惺之儀也故扶病把

筆述一道論文書曰七字集本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楊雄

之書頗有熟者末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

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

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春秋利則記事之史也

六籍中猶詩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紀雖載聖

人之法近出二載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

諸儒爭撰而獻之末講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經曰史未可

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

秋其集本實史可學者不當渾集本而言之且經解之

篇句名出於載聖甘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易

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

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常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文粹非是聖人

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為天地日文故也有經書必集本有

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

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強集本名之耳非聖人之

旨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旨司馬遷班固之書

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之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不及子長孟

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其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

也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猶吉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

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始史是矣無待於外也語經語古而集本文粹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苦節不可真之數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春秋書考仲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辛于陞春秋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英華作言文之不可立論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明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文粹有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憂不能措一詞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集有小字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此

也文歸語辭異是文憂而辭劣易之翼曰繫辭文粹無此四字繫辭曰

齊小大者存乎卦辭集本文粹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爻辭有險

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

皐陶謦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也屬辭比事春秋

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

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法言日往者楊子作楊墨塞路孟子辭

而闢之靡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曰玄集本文粹之辭也

況以窮乎不浮以際乎上楊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惣

辭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

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集本文粹無者字

有且耳何異塗云云文粹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

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

依未律和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
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粗輔耳大凡辭集本作人之
說不敢避墉垣集本文粹援膚集作瓜而自矜於堂與心府也
要在引學者當知之集作事以是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
生多泥泥作於所習有陷而弱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文粹不
同請觀過而後罰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安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末用用於生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
則萬集本文粹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可對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
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
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遇
乎諸子至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

昏忽開則明雷靈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
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至乎集本文粹
手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至可知也今有人

身行聖人集有道口吐聖人集有言行如言閱文若游夏死不

得配食於夫子之則吾集本文粹又不知尊先王之道也孟子苟

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之末降及真觀開元其傳者醜

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受縱黃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

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

不毛之地蹂釋老於人之境故得孔道燼集本文粹然而自正夫

令之文人集本文粹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化補時

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集本文粹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

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集本文粹設使公生于孔子之世

公未必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勝高堂生載堅毛公孔國列尚鄭生杜子春馬駒苴植代用其

書垂于國胃並配饗於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以苟以

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

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矣反集本文粹無反字不得在二十一賢之

列者集本文粹無者字則未以乎典札為備也集本文粹無也字伏請命有司

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為學科書

前人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

子之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集本文粹七此字子者心斥文粹作斥乎經

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道也夫孟子之文繁若經傳天惜其

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其書二字集本文粹作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

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睥

睥於前而集本文粹無而字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

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繙蓋仲尼受文王

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者在乎孟孟矣嗚呼古

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為墨墨為達智者其

不讀孟乎由是觀之孟子之集本文粹無之字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

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狂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綉

善也雖深而縣科也未正夫在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

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蒞

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其也

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形其粹文

於言者

夫居位而愧道士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簿也故聖人懼其寢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心立庠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歎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誦禮以述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鏗訇於金石此聖人之志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誦禮越爵又甚於前世而來免乎愧道何哉夫聖人之文也為經約乎史贊近乎象詩書止乎剛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脩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合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即決句釋者猶萬物但彼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矣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

二載周官得鄭康成規音規其微言鉤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矣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是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是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是下出文闔生學士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泐泐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繆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其集作於識者不隨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曰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事業集作業者請命進而惰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廢集作發字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祿位是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大華之石峩峩於成均之門者吾之不頌施他人矣足

下聽之無勿日休再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九十

登仕郎胡柯卿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程